史記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也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昔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羋氏正義曰羋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為秦羋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司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

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父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請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大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云耳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同音亦姓名請以魏冄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突）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冄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一作陰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冄冢故[illegible]陰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卽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国若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国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怨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内並是魏地即故晉国今言秦侵食魏氏盡晉国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召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閒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劉兆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被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illegible]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欲定從交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

之兩道。正義曰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析此時宋已滅是秦將尽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敗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乃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与趙甲四万以伐齊弊邑之王曰正義曰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困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啗晉楚晉楚案之以兵

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　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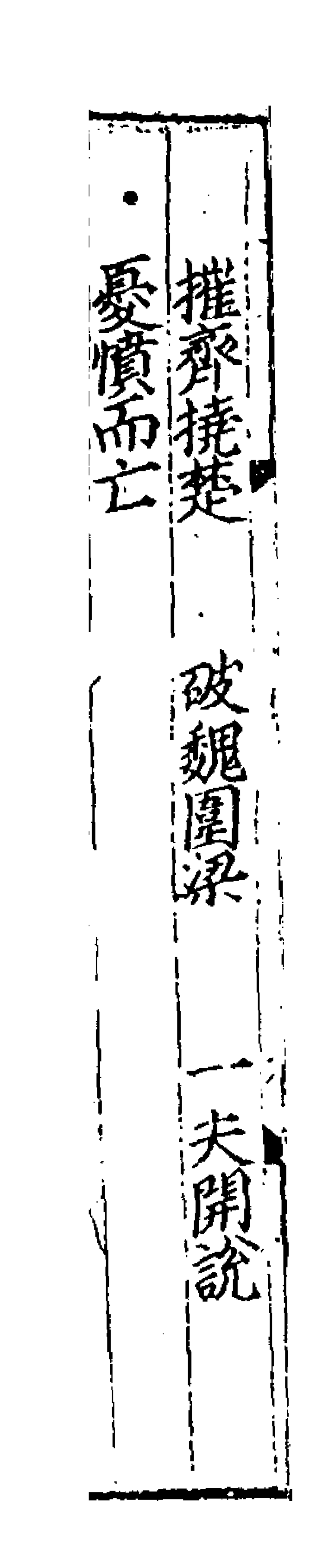
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即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以安邑又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白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国。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峽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北三十五里是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絶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

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絶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長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

黨歸韓之道絶也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

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

馮亭爲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

氏藺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曰按括地記潁川无藺括地志云

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此攻緱氏藺二邑合用近恐緱藺声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紇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按據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也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北二城即二郡地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

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正義[illegible]莧反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illegible]爲[illegible]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illegible]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illegible]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梁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丘亦有邢丘○正義曰

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斟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

即古陰密國涇東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到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

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雖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沈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解秦之衆猶執戒立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網之功而乃更堅諸伐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亟殲而還其討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從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門乎其所以終不敢後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誹訕然諸侯之採至也旋蔣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歲則毋所以遂智也可謂善戰而怯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若皆荷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坑殆過半若此為破趙之功小然矣之敗大又何備苛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若則秦家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殺降誅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獨覓反字亦作緻抹音枚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曰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illegible]。正義曰在頂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汝陽寢丘故名也）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西與蒙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若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若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耶服城父是謂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父三十三州志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郡其名自古先儒多惑故被其名錯亂）分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遂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當。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若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illegible]而不信人[illegible]曰粗一作粗令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一作[illegible]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illegible]拔蠡興索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張晏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歿）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遞為秦將
拔齊破荊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貴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北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爲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蓋孟軻之門人也万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說所謂匹夫而營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

（州之外更有八瀛海故知此裨海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河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撇音匹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撇拂也謂側行而衣撇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凡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內圓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謂戰國時已孟軻以仁義干世

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譎閎亦譎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按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按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

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

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

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詞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

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

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則數過過則異器名亦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

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假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言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

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

夫康莊之位而皆所尊故云三為祭酒。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以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洛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於平原君傳鄒衍同時過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郡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頊按是郡人何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搆木蹤高也雲者言其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機撤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櫨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亡盡墨守有餘骨釐若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犀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盼子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

一年改爲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

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

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

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

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按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

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

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

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

而文果代立〈蒯請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䣛音鄒亦音繳瀨者澁渴也〉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

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礼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正義曰臧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无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

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韓地一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

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職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

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王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盖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亡將實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
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
子以取晉晉國獘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
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
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
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
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
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

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後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索隱曰屩音腳字孟亦作蹻又作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

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緱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特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与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
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
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

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
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
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
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
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
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
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
弱齊若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
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
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

雌雄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 索隱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趍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云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旣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